



上图：机器人罗斯完全融入了森林生活。

的记忆，她很想家，想她的大雁儿子。“所以她不动声色地继续干她的农活，日复一日，但其实，这个想家的机器人一直在秘密计划着逃跑。”而且最终，她也成功了。

彼得·布朗说，自己喜欢机械，也着迷于自然世界。“我突然意识到，动物的本能与计算机程序有些像。得益于其本能，动物可以自动地逃离危险、筑巢、与家庭成员紧密地待在一起，并且它们经常不假思索地做这些事情，仿佛它们被编好了程序，在特定的时间执行特定的操作。令人惊讶的是，野生动物和机器人实际上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。”

于是他构思出了荒野机器人罗斯的故事，并且相信未来的人工智能可以与人类和平共处。

“人生是一种程序吗？我们会不会也是一种预先设定好程序的机

器人？”导演克里斯·桑德斯也时不时会问自己这样的问题，“还有，我们是真人吗？这个问题不能经常想，因为有点害怕。”

和原著作者一样，克里斯也常常思考科技和自然的关系。“他们一直在我的脑子里，昨晚凌晨一点醒过来，这件事也在我脑海里翻来覆去。一项重大的新技术总是非常有吸引力，也非常令人生畏，我们总是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弄清楚它的确切归属。但最终，每件事都会找到它的角色和位置，而人类将永远掌控这些事情。”

他对科技更新抱着乐观的态度，一方面可能是因为，在动画制作领域，新科技带来的总是好的改变。“以前我们做《驯龙高手》的时候，会先做模型，然后用贴图来表现和控制模型上的颜色、材质、纹理，从而让人联

想到岩石、树木和地面之类的东西。但是到了《荒野机器人》，我们试图回归手绘的温暖，技术是让这一切再次发生的关键——我们摆脱了建模贴图，我们可以从维度上作画，虽然不是用毛笔，而是用手写笔，但一草一木仍然是由人类绘制的。《荒野机器人》代表了一种对动画艺术起源的回归，而这是新科技和人类完美结合才能做到的。”

当很多关于机器人的电影都在探讨“机器人拥有自 awareness 可怕吗”的时候，《荒野机器人》和《机器人之梦》却齐齐给出另一种回答：机器人会是人类的良伴。未来，人类生活的便利，人类心灵的陪伴，都可以靠机器人伴侣来提供——最理想的选择，可能是 1+1，这两个机器人我都要，一个生活管家，一个灵魂伴侣。█